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九季

我的书房在风中飘荡

易玲



一张书桌,一把座椅,一排书架,一个沙发,靠窗置一席躺椅,窗台上摆一溜绿植花草,挂上两片我亲手缝制的白色窗纱,这就是我书房的全部陈设。

书房在三楼,南面,不足十平方米,四面墙壁几乎被L形大落地窗占去两面,阳光充足。窗外有菜园,有花圃,有草地,有树木。树木沿围墙站成一行,围墙外一条弯弯的街道,不喧闹也不僻静,不宽阔也不逼仄。周围几栋楼房,长得不高也不矮,离得不近也不远。

我一天里的大部分时间,都在书房中度过。

晨起,打开窗户,一缕晨风扑面而来,几粒鸟鸣清脆入耳,晨风中有各种形状大小厚薄不一的树叶的伴奏,鸟鸣是多声部、多音色、多节奏的唱和,合起来像一场浩大又清丽的交响乐,洗涤我沉睡一夜的耳朵,让我心神清朗。

夏日的风是饱满的,丰富的,风里不仅有触感,有声音,还有形态,有气息。不信你看,风里有落花,有柳絮,有鸟羽;有匍匐的草,摇曳的花,舞蹈的树木;有滑落的露珠,蛛网的游丝,蒲公英的小伞。风里也有百花的气息,青草的气息,绿叶的气息;有菜园中蔬果的气息,雨后泥土的气息,各种鸟虫的生命的氣息……它们有机地混合在一起,我不能细细描绘,一一分辨,但我喜欢看到风中的这些舞者,喜欢嗅到风里的这种气息。

这个季节,只要天气晴好,我会整天开着窗户。在书房窗内拐角处,我挂了一个风铃,波浪状的竹质风铃架上,十六根渐次加长的银亮金属管整齐排列着。当我坐在窗边等风来时,它们就是我探寻清风消息的哨兵。微风入窗,风铃管便轻轻触碰,发出悠扬清脆的歌吟;狂风来时,风铃管便互相撞击,

“冬至饺子夏至面,三伏烙饼摊鸡蛋”“夏至多吃面,出门防雷电”,这是小时候母亲教唱的夏至民谣歌。于是,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村庄,时光缓慢的年代,母亲的夏至面成为最香醇的童年味道。

夏至时节,家中余粮已经不多,芒种节气收割的麦子刚好接济上。用新麦磨出的面粉做面条是母亲的首选,也是家乡的一种传统习俗,俗称夏至面,也叫“入伏面”“过水面”。

印象中,夏至这天,父亲大清早就扛起锄头下地干活去了,“夏至不锄根边草,如同养下毒蛇咬”,这节骨眼,疯长的杂草和快速生长的庄稼争抢养分,若不及时斩草除根,会影响庄稼长势和秋天的收成。而母亲难得没随父亲下地,到菜园里摘回苦瓜、瓠子、茄子等做夏至面的配菜后,紧锣密鼓在厨房忙活开了。

母亲将手清洗干净后,把雪白的面粉舀入黄面盆里,开始和面。和面也是桩累活,没几分钟,母亲就已汗流浃背。看母亲如此辛苦和面,我劝她:“您不用做得那么仔细。”母亲却说:“只有多揉,和出来的面才够硬,做的面条吃着才够劲,这叫‘软面饺子硬面汤’。”

面和好了,醒一会儿后,母亲把面团拿到案板上再次反复揉搓,最后揉成一个圆形,用擀面杖用力将其擀开。覆盖在案板上的面团,渐渐地由小变大、由厚变薄,不断扩张、恣意延伸。擀成薄薄一层面皮后,再把它折叠起来,用刀切割成一根根长短适宜、粗细适中的面条。母

歌吟缭乱而激越。

坐在窗边书桌前,略一抬头,就能看到窗外碧空里的云朵,它们随风而千姿百态,千变万化,风轻则云淡,风起则云涌,风流则云散,风举则云飞。

不必抬头,也能感受到窗外草木的葳蕤,因为雪白的窗纱被晕染成了绿色。我手缝的这两片窗纱,轻盈如梦,素雅如诗。午后的熏风像一只温柔的大手,殷勤地邀请窗纱共舞。窗纱忘情地扭动她柔软曼妙的腰肢,裙摆时而像鼓胀高悬的船帆,时而像卷起又落下的海浪。

窗台上和书桌上我随手放着的书册,被风掀起一页一页,翻转着唐宋的繁华与浪漫,演绎着明清的热闹与苍凉。窗台上各种绿植的花和叶都随着风的节奏摇曳起来,地面上的光影也摇曳起来。清风也如薄纱般掠过我的脸庞,扬起我的发丝,我的衣服上也有了鼓胀的风帆,有了起伏的波浪。

比起风带给鼻子的、带给耳朵的、带给眼睛的种种美好,最让我沉醉的便是这种动态。仿佛书房里的一切静物都被风赋予了生命,整间书房成了空中楼阁、环游飞屋,凌空在宇宙中自在飘移;仿佛这房间里处处都是鲜活的,每一寸墙壁、每一缕窗帘、每一页书卷、每一道光影、每一颗尘埃都是活的,都被风唤醒了沉睡的灵魂;仿佛我随时都能“浩浩乎如冯虚御风,而不知其所止;飘飘乎如遗世独立,羽化而登仙。”

夜风吹送,窗外的路灯、霓虹灯、万家灯火依次亮起,月光亦皎皎,照耀着这一方有烟火气的街区。合上书,闭了灯,静坐在窗边躺椅上。月光与灯光交相辉映,在随风舞动的窗纱上灿然流动,洁白的窗纱成了月影纱,成了流光帛。所有的光影,沁入我的肌肤,沁入我的心肺,沁入我的四肢百骸,我的灵魂在晚风中自由飘荡,思接千载,神游万仞……

亲的刀工特别好,时至今日依然令我惊叹不已,无论什么食材,只要经过她一双灵巧的手,瞬间就能变得如艺术品般赏心悦目。

母亲那边刚把面条切好,我和弟弟这边起劲拉着风箱,已将一锅水烧得滚开了。母亲说下面的火候必须要拿捏得准,否则面条容易煮糊、煮烂。只见母亲把面条迅速抖入锅中,然后用漏勺不停地搅拌,待锅中冒出腾腾白气并伴着“咕嘟咕嘟”的响声时,面条的香味随之四溢,闻着令人口舌生津。

面条捞出,过一遍冷水,旋即倒入盆中,头道工序完成。接着,母亲将清洗干净的蔬菜切条的切条、切块的切块,经过一阵翻炒,盛入盆里与面条搅拌均匀,洒上香葱、薄荷叶、蒜泥,淋上热油,再加点陈醋,顿时香味扑面,萦绕满屋。纵然我们馋得垂涎欲滴,母亲也不急着给我们尝鲜,而是装了满满一碗,让我端给住在村头的爷爷奶奶,说新麦做的面,有营养、好消化,让老人先饱口福。

从奶奶家跑回后,一碗碗香喷喷的面条已经摆上餐桌,忙了一上午的父亲也回家了,我和弟弟狼吞虎咽吃起来。那一刻,屋外热浪翻滚,蝉鸣阵阵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惬意享受着夏至面的清凉爽滑,仿佛整个夏天被我们含在了嘴里,满是幸福的滋味。

“吃过夏至面,一天短一线。”如今时光已远去,母亲的夏至面、家人一起吃面的场景,想起来仍觉得回味无穷。

柔弱自有力量

姜黎黎

阳台上盆栽绿萝的叶子全部黄了、掉了,我便把杆子折断了埋在花盆里,准备来年春天种点别的。结果过了一段时间,发现土壤表面有很多微微的突起,似乎有股力量正蓄势待发。仔细看看,裂开的缝隙里有小芽,顶端的叶子卷成尖尖的样子,削尖了脑袋往前冲,为身后的芽杆开辟出一条破土而出的路。又过了几天,嫩叶终于冲出了土壤的包围,舒展成绿油油的叶片。当干枯的杆子焕发出新的生机,我看到了柔弱中蕴藏的生的力量。

植物生命力旺盛,动物王国也有属于自己的精彩。《蚂蚁星球》纪录片揭秘了蚂蚁的生活细节。它们搬东西的画面非常令人震撼:有的蚂蚁用前面的触角抱住米粒,如同儿子搂着胖爸爸的腰只能搂半圈;有的两只蚂蚁各一头抱住稍大一点的东西,一只前进着走,一只倒退着走;还有的五六只蚂蚁围着大的昆虫蛹,先从侧面钻到昆虫蛹下面,再猛地用力站起来,触角虽细,却站得稳如磐石;它们撑着的体积是自己本身的几千倍,走路却像脚踩风火轮。蚂蚁就像千斤顶一般,小小的身躯虽柔弱,却无比坚韧顽强。

看似如水般柔弱的女人,面对挑战也有克刚的力量。秦国的宣太后半月当质子时不断受到迫害,几次九死一生。有一次半月面对宰相夫人的羞辱,宁愿冻死也不愿意受她施舍。她只穿着单薄的衣服走在快到膝盖的大雪中,冻得全身发抖,双腿已不听使唤,她一次次倒在雪地里,又一次次艰难地爬起来。纵然艰辛,她依然一路披荆斩棘,做了秦国的太后。支撑半月踏实前行的,是她柔弱内心坚不可摧的力量。

每个时期都不缺这样柔弱自有力量的女子。传记故事《秋园》里,主人公秋园出生在一个富裕人家,后来家道中落。18岁的秋园嫁给了上校参谋杨仁受,但光景不好,小家很快揭不开锅。为了拉扯三个孩子,她拼了命地寻找生计,当过裁缝、求过人,还要过饭。要饭的时候,一天要走几十里的路,磨得脚上到处都是水泡,挨地就钻心的痛,可她还是咬着牙坚持。就这样,她愣是养大了三个孩子。女子本弱,可再弱的母亲都能为孩子撑起一片天。

刚自柔出,柔能克刚。前路漫漫时,默默坚持,努力向上,人生定会精彩纷呈,因为柔弱自有力量。

夏至面香幸福长

马晓炜

